



高品质的傅斯年

夏爱华

从北大毕业之后,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。从1919年到1926年,他先后进入伦敦大学和柏林大学,攻读实验心理学、生理学、数学、物理,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论等等,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为了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,傅斯年放弃了对学位的考核,留学六年没拿到一张文凭。

傅斯年对西方汉学家,只佩服瑞典的高本汉和法国的伯希和,其余的他都称为“洋骗子”。留学不求名,做事不当官,正是读书人本色。

1926年冬,傅斯年学成回国,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授,兼任文学院院长

和国文系、历史系主任。傅斯年对自己的学生说,如果你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,你就必须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,同时还要具备很好的个性,愿意与人合作。对于某些人把上大学当作求职敲门砖的行为,他是很不屑,觉得这种人目光短浅,没有梦想,特别没出息。

1928年夏,中山大学应届毕业生请他为《同学录》作序。他写下这样的话:“读书只是一种路径,一种手段,并不是目的所在。”

1928年11月,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,傅斯年担任该所所长。为了更好地工作,他辞去了中山

大学的所有职务。在教学方面,傅斯年有自己的主张。他说,我们主张学校也是要“训练”的。但这种训练不是要把学生变成“艺徒”,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既有牢固的知识、又有诚实的态度、还有动手的能力、并且在离开学校以后能够服务于社会的人。

1950年,台大新生入学考试,国文试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,题目摘自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:“居天下之广居,立天下之正位,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,与民由之;不得志,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此之谓大丈夫。”这是孟轲的夫子自道,也是傅斯年的做人之道。

干沟!不经意间,心就蹦到了这个地方。沟,高高的、长长的、窄窄的,两岸杨树、柳树成行,沟里满是青草。

细细一想,竟然不知道它向东向西都拐到何处去了,反正,就是老长老长的。

开春了,孩子们就去沟上挖菜、割草。还沿着沟上崎岖的小路撒着欢地疯跑。跑着跑着,就看见一座不大的草屋,孩子们都知道村里的老光棍连荣住在里面。渴了的时候,就得老实地叫一声“连荣老爷爷”,他才肯给你一碗水喝。

从村子向北去干沟有一条窄窄的小路。若是自个儿去就感觉很远,有几个伴说着话就不觉得远了。有时候,也不走这条小路,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水沟呢,在它里面没有水的时候,大家都沿着它去干沟。

那时候的乡下,孩子们念书,用大人们的话说就是识得自个儿的名字会算个账就行,至于将来出息了去大城市上大学,那是做梦吧。所以,孩子们会走路后就跟着大人去地里,得先慢慢地学会割草、挖菜这些最简单的劳动。

开春了,莺飞草长,杂花生树。逢着周末,孩子们就去坡上割草、挖菜来喂家里的牛羊和鸡鸭,干沟自然成了大家聚集的根据地。

割草、挖菜也并不是一件枯燥的事。特别是暑假里,通常是书堂,他就约我早上去,他说早上不热,等着天热了就回来了。早去早回,大人也说得不错的。于是,我们就各自骑了自家的牛,早早地去坡上。到了那里,找个青草茂盛的草坡拴好牛,我们就在附近边玩边割草。到八、九点钟,天热了,我们就趴在沟岸上,远远地看着大人上坡后,便把捆好的青草搭在牛背上,回家找个凉快的地方玩要去。

即便是正当的时候去那里放牛、割草,也比别处要好许多。早饭后,太阳瞪着恶毒的眼睛只看你,让人一想就打怵。可这干沟就不一样了,杨树、柳树一棵挨着一棵,树下面自然是树荫了,要是再来一阵风那才叫个爽呢。累了、热了,随便找个树荫就地一坐就是。坐在树荫里,几个孩子就编个自以为有趣的故事闹扯着玩。或者仰面躺下,看树叶在风中索索作响,听蝉扯着嗓子唱歌,那斑驳的阳光透过枝叶落下来,还有些晃眼呢。

晚上,也偶尔来这里摸摸了猴,我们这里叫消息儿牛。因为这里远,来的人就少些。听说这里晚上不大安全,说是有什么屈死的冤魂出没,我却不信,偏是要来。有几次是爷爷跟我来的。说归说,我到底没遇见什么狰狞的厉鬼。因此,就愈发大胆。若干年后,为了哥哥去青岛读书,小姨夫来我家玩,一直玩到凌晨一点。他胆小,我去送他。过了干沟不远,北边还有一片坟地,再北边才是小姨家。我一直送到他家门口,再独自返回。那天恰好逢着月中的十六,月色正好,照得大地一片白。拐弯抹角的小路两旁是一人多深的玉米,风一吹,玉米叶子索索作响。那分明是大自然在弹唱,有什么可怕的呢!

秋天,干沟上的苦菜子竟比别处要多、要好,叶子嫩绿,看了,就好像有口水要流出来。我挖了后,母亲做成菜汤,却不苦,只觉得柔软、滑溜,口感好着呢。想想,那时的秋天,干沟上还



孙光利

真没什么好玩的,也就只有这苦菜子令人难忘了。

秋天之后就是冬天了。大地萧瑟一片。不过,少年怎识得愁滋味。我们约好了,一窝蜂似的疯跑到干沟上。有人拿出火柴点燃了枯草。燃烧着的枯草,风一吹,火势更旺,烤得我们只好离得远远的。只见那火呼呼的,随风蔓延。有时能烧到好远的地方。那时的平原地带,冬天的坡上,就只这些野草,任你怎么放纵,也惹不出什么火灾来。

一年一年,干沟上的草木枯了又绿,绿了又枯。岁月在昨日少年的心里也渐渐有了愁苦的滋味。你想想,那东西走向的干沟怎么就成了一条窄窄的、矮矮的小水沟了呢?那成行的树呢?那疯长的青草呢?时光怎么老爱把一切往小处、空里捏呢?

是的,少年是要长大的。长大了的少年,他总是要告别混沌初开的日子。只是,最初是混沌,最后就一定是光明吗?这也未必,我轻轻一声叹息就否定了这个想法。这也并非我内心的悲哀,而是事实本就如此,再美好的粉饰又有何用?

这么想想,那就不是干沟离我越来越远,而是我离干沟越来越远了。干沟,它还在那里,只是我已不在它的远处,与内心之上更是在千里之外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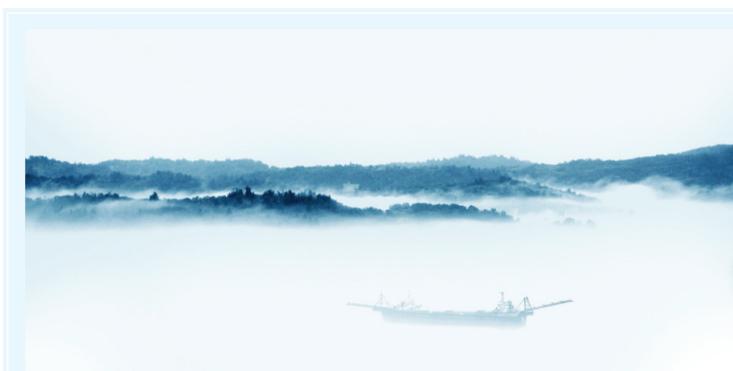
有时想想,过去的那些往事也并非有回味的千般好。比如那干沟,它当初也未必不是如今这番模样,奈何事实迷离又曲折,而我隔了遥远的岁月复看当初缥缈的梦境,那自然是千般般的美好了。

有一年。初二。在姥姥家回来的有些晚了,表弟害怕,我去送他。我借着酒劲,车子骑得有点快,主要是我感觉那绝对是轻车熟路。谁料,在前面不知被谁挖了一条深沟。我一下子就骑了进去,接着翻了个跟头,竟刚好神奇地坐在对面的沟上。表弟问我怎么了,我一想,就说,没什么。

是的,的确是没什么。这条沟是谁弄的,我无法过问;还有在这干沟上被时光偷走的快乐往事,我何必问呢。即便问了,又有谁来作答?

那时无风,草木无语。干沟曲曲折折,东西走向,不知它纵深到何处。而这,也是十五、六年前的旧事了。

大家风采



《山色有无中》周文静/摄

生活中,谁不希望心想事成,然而往往一不留意,或境况突变,好事也能变为烦心事。但不要轻易放弃它,智慧的杠杆或许能烦事成巧。

小时候日子苦,我多么希望母亲给我买一条好看的裤子,但家里实在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。母亲省吃俭用,终于有一天,她拉着我来到小镇的商场里。我一眼看上了那条黄绒裤,一买回家,就迫不及待地穿上它,高兴地找小朋友玩要去了。谁料,还不到半天,爬树时新裤子的左膝盖处竟被树枝划了个洞,我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。母亲一瞅,拍了拍我的小脑袋,爽快地说:“没事,娘来处理一下,保证比原来的还好看,只是你不要再像以前那样贪玩了。”很快,母亲就将破了洞的裤子处理好了,我一穿上它,就高兴得跳起来。母亲真是有心,她把裤子破洞的地方缝好后,还在那里绣了一朵漂亮的小花,破洞处竟没了痕迹。另一条裤腿对称的地方,母亲也绣了一朵,两朵

烦事成巧须有心

董国宾

小花相互呼应,煞是喜人,年幼的我满心欢喜,好开心哦!

走上了工作岗位,我买来两盆绿叶紫花的紫罗兰,摆放在办公桌上。紫罗兰炫目惹人,我从心里喜爱它。可养了没多久,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因出差无人管理,一回到单位,两盆紫罗兰已枯萎得不成样子,只有细薄的两瓣小紫花还在顽强地生长。我想,怕是救不过来了。单位同事劝我,这两盆花已没什么价值了,再买两盆好花吧。但我没有扔掉它,一番深思之后,通过修剪枝叶和艺术构型,我把它们做成了艺术品。那稀疏干瘦的瘪枝垂叶间,两瓣极单薄的小紫花,仍不舍生命,倔强地仰视光明,我命题为《生命的倔》,引来同事纷纷驻足观看。

现实生活中,难免会遇到出乎意料的烦心事,但只要有心,智慧的头脑往往会将烦心事砸碎,拙事成巧,变成一个好的开端。若足够努力,或许就是一次转机,兴许还能成就一番大业呢。

重拾起生命之朵朵童趣

读张汝《四圣成长记》

王育潮

关于童年和家乡的书,儿童文学作家张汝都有精彩的书写,这让生活于此的我们感同身受。《小时候》《豌豆花开了》,写尽故乡的人、情、事,也写透记忆的苦、暖、爱。

今天,当我捧起张汝新鲜出炉的《四圣成长记》系列——“药香飘飘”“行走萧萧”“星光熠熠”“田野悠悠”,宛如四重奏,丝丝缕缕萦绕脑际,挥之不去,余音绕梁。

哪个人的童年不懵懂以致于沉醉其中,哪个人的童年不值得留在记忆中慢慢回味,哪个人的童年不充满了奇思妙想,甚至充满了荒唐和任性……这对平凡人如此,对古圣先贤同样值得探究,于是,就有了关于“四圣”的童书、童趣与童稚,直通我们心灵的最深处。于此,张仲景的童年寄居,诸葛亮流浪迁移,张衡的书香四溢,范蠡的乡村追风逐月,皆入笔端,构成了童趣盎然的一部生活史、生命史,也唤醒了无忧无虑童年生命多彩的颜色和构图。

“药香飘飘”,紧紧扣住一个“药”字,三岁还不会说话的张仲景,通过伯父张伯祖的“药苦药甜”亲身试吃,让张仲景开口说话:“黄连苦,甘草甜。”通过“吃药材学会了说话”这一传神的细节突出了张仲景的特殊才能,可谓是石破天惊。

“行走萧萧”,围绕着一个“走”字,写了很多有趣而机智的小故事,引人入胜:“三岁的变故”“捉贼打狼”“远行”“在路上”“小镇见闻”“兵役之痛”……见证了诸葛亮的成长,“夜半惊魂”刻画了他的机智多谋,夜宿客店遭遇歹人抢劫,偶然被诸葛亮听到了,通过其大胆细心的筹划,成功和自己的叔父逃离祸端,从窗户逃走而不走大门,还把马灯的油倒在房门上,通过这些细节上的层层铺垫,一个智慧多才、胆大心细的诸葛亮跃然纸上。

南阳“四圣”家喻户晓,以儿童视角解读的,非张汝莫属,这是由其得天独后的优势,作家温和、勤快、静柔,有着儿童般纯真的天性,“云想衣裳花想容,春风拂槛露华浓”,能和天地万物共融共生共情,自然会有那样清新动人的情思,更有质朴明净的文字萦绕其中,淘洗自己的精神,孕育呵护属于生命的那一方美好。

张汝曾经这样说道:“一个人的阅读史是一个人的成长史,也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。童年时,喜欢看连环画,少年时,喜欢读散文,青年时,喜欢读小说……”这构成了作家的成长史和精神发育史,同时也能更感同身受成长中缕缕至诚至爱般的情怀和执着,这无疑影响了作家、感动了作家,无形中触发了关于南阳“四圣”童年成长的共鸣和共情,久久盘桓在心中,然后经过岁月的淘洗,最终修成正果。

“四圣成长记”,这让我们再次回到懵懂的童年,回到璀璨夺目的历史长河中去,这是一次具有大胆意义的文学远足,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家张汝把视域聚焦在广袤的历史星空与河汉,聚焦南阳的“四圣”,做了一次极有意义的文学探险,从这个意义上看,值得进一步探究。

重拾起生命之朵朵童趣,在历史的长河里淘洗一段童年的成长记忆。



地黄之名

任崇喜

地黄花开,一般在暮春初夏。地黄花冠如绛唇初点,饱满丰盈,远看则如同喇叭状,内面黄褐色,外多紫红色,有些许的灰白色,密被着长的柔毛和腺毛,有一种简约之美,朴素而恬静。

地黄花形似罐,花蕊蜜甜。倘若把花朵摘下来,可以从后面吮吸出甜甜的汁液,深得小孩子的心欢,时常摘来舔食。因此,人们形象地称其为“蜜罐罐”,简单,且富有童趣。与之近似名字,有“蜜罐罐”“甜酒罐”“婆婆奶”等。

地黄的花冠为筒状,先端开口处可供昆虫钻入寻蜜,以便为地黄传粉。因其形状像小酒壶,所以又有“酒壶花”“甜酒壶”的美誉。我喜欢的,是“小鸡喝酒”的名字,有横生的野趣,有戏谑的意味,令人莞尔。

地黄在中国,有近三千年的栽培史,还有很多别名。《尔雅》一名苕(音户),江东呼为苕。“地皇”,这名字,虽然霸气,但让人敬而远之,不似它素朴的风格。

“地髓”,或许因《神农本草经》上所言:地黄可以“逐血痹,填骨髓,长肌肉”。《本草乘雅半偈》上说:“种植地黄之后,其土便苦,次年止(只)可种牛膝,再二年可种山药,足十年土味转甜,始可复种地黄,否则味苦形瘦,不堪药也。”

“老婆的脚后跟”,这个名字,可谓大俗,不知是否跟它根茎形状有关,但农人却知道它的大用处:补肾补阳。

对于这些名字,精博物之学、长于考证的宋人罗愿解释:“苕以沉下者贵,故字从下。地髓之名,言其功,牛奶子、狗奶子因其形似,且鲜地黄折断茎后,分泌出白汁液故名,山烟、山白菜叶形似也,酒壶花、甜酒罐味似也。”这般解释,虽有科学之道,但没有民间的情趣。

中国古人,对地黄极为重视。魏晋时期,地黄与玄参、当归、羌活,并称四大仙药,为修仙成道者的珍物。“采石上之地黄、摘竹下之天冬”,是谢灵运《山居赋》里的句子。“地黄食老马,可使光鉴人,吾闻乐天语,喻马施之身……丹田宿火,渴肺还生津,愿饷内热者,一洗胸中尘”,被贬岭南的苏东坡,是在借北方大地的地

黄,浇胸中的块垒,抒不甘之胸臆。《抱朴子》上说:“韩子治用地黄苗喂五十岁老马,生三驹,又一百三十岁乃死。”虽然有夸张之处,但也足见地黄之神奇。

地黄亦可做染衣染料,不易褪色。北魏《齐民要术》中记有“染御黄法”:将地黄根茎和以熟石灰汁,捣烂搅拌,可染出皇家御用的黄色。

“黄者,中和之色,自然之性”。《易经》上说:天玄而地黄。天道高远,玄之又玄,深不可测,故曰天玄。天道高远,地道深邃。我们的文化,特别是传统文化,根植于黄土。炎黄文化,黄帝,阳光的色彩,流经的河流,我们的肤色,农作物黍、稷的色泽,何时离开了暖暖的黄色?

古人取地黄之名,主因有二:一是其最宜生于黄土

地中,一是其地下根茎为黄色,取天青地黄之意。

天青地黄,天玄地黄,何其相似!何为天青?原指深黑而微红之色,后指端砚名贵石品。在端砚中,纯洁而无瑕疵者叫天青。“如秋雨乍晴,蔚蓝无际”,是古人对上品天青的评价。

蓝的天,黄的茎,上下对应,玄机无限。在植物分类学上,地黄为玄参科植物。玄参科植物有一特性:根入土很深,吸肥能力强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生于斯长于斯,得到黄土大地母亲庇佑的,又何止地黄?享受太阳阳光恩泽的,又何止地黄?